

通俗小说

血染景阳宫

郎 忆 倩 等 著



宝文堂通俗小说

血染景阳宫

郎忆情等著



卷首语

“宝文堂通俗小说”是一套专发中短篇通俗小说的大开本中型文学丛书。

前一个时期，社会上出现过一阵子“通俗小说热”。从金庸热、古龙热，到琼瑶热、三毛热……再加上产自国内的创作、来自国外的译介，一时间各种流派的通俗小说风起云涌，充斥书肆，鱼龙混杂，泥沙俱下，连一些宣扬封建迷信的、描写色情凶杀的文字垃圾，也趁机借“通俗文学”这块招牌纷纷出笼，诲淫诲盗，误人子弟。于是乎通俗文学受到了多方面的批评指责，“取缔”“禁止”的呼声迭起。

我们认为：事物发展的不平衡性是不可避免的，看问题要具体分析：通俗文学中固然确有庸俗的作品甚至文字垃圾；“高雅”文学中难免也有不甚高明、不甚雅观的糟粕。“通俗”与“高雅”，只是形式的不同，是非好坏，一是应该看主流，二是应该看作品的主题和内容。在中国，自从有小说以来，绝大多数都是通俗的，连被称作“里程碑”的《红楼梦》也不例外。而自称“纯”文学或“雅”文学中的多数，形式和技巧主要引自西方。我们不能保守，只继承传统形式，反对引进；也不能同意全盘西化，排斥民族开
百家还不能携手
合流，共创新路
同提高，互不侵犯，各领风骚。

基于这种认识，我们在通俗文学似乎已经走进低谷的今天，创办这样一套丛书，其目的，就是想在通俗文学这个领域中做一些承前启后、创新提高的工作。鉴于编者自身的修养水平和今天中国通俗小说作者群的水准现状，我们并不强求发表的作品都是

第一流的、能代表中国水平的。我们的希望是：逐步充实，渐次提高，自我完善，臻于上乘。

这一集是传奇故事专集，共选中篇小说三篇，短篇小说四篇。

明清两代，浙江省严州府（府治在建德县）有个特殊的“部族”叫做“九姓渔民”。九姓，指的是陈、钱、林、袁、孙、叶、许、李、何。他们本是元末农民起义军领袖陈友谅及其“九族”的后裔，陈友谅兵败战死，朱元璋俘虏了他的儿子及九族，迁到严州府贬为渔民，被排除在“士农工商”之外，只许“操贱业”，不许应试赶考，近似于广东的“蛋户”。直到清同治年间，才得到“改贱从良”的许可。《五百年夙敌结亲记》，写的就是这些“贱民”们的悲惨生活以及通过斗争取得“平民百姓”身份的过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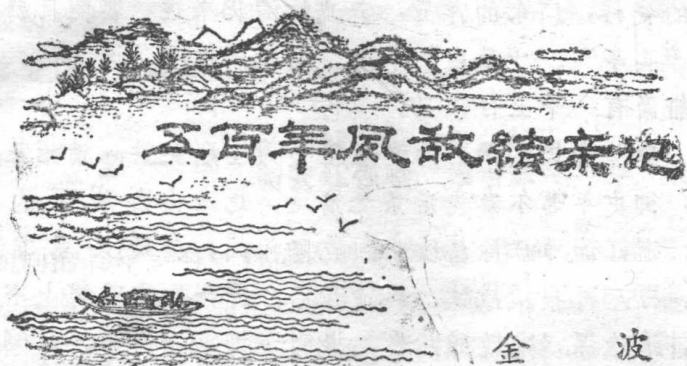
《冤狱已平案未清》是一篇传奇故事。洞房花烛之夜，新郎猝死。乔太守“明察秋毫”，三推两问，就认定了凶手。于是屈打成招，铸成冤狱。“凶手”之妻，在府衙门口“悬尸诉冤”，引起哗然舆论。案子后来转给县太爷去审问，几经周折，终于“钓”出真凶。但是凶犯后台硬，府县小官，惹不起也不敢惹，为保乌纱，只好借“上解”为由，将真凶“放虎归山”。封建时代，没有法治，只有人治，“衙内”横行，徒唤“奈何”而已！

传奇故事《婺女深仇》，写的是清代浙江婺剧女演员白牡丹和他儿子、儿媳两代“戏子”的斑斑血泪。故事曲折，文笔细腻，写情写景，催人泪下，地方色彩，十分浓烈。

除此之外，本书还收有短篇小说四篇。其中历史故事《血染景阳宫》写的是卫国商人吕不韦将已经怀孕的赵姬献给秦国王孙李楚，生下了秦始皇，吕氏专权后，又献嫪毐自代撤身，事发后秦始皇杀死两个同母弟这一桩公案。前后几十年间事，只用了一万四千字，笔墨简洁；虽然大刀阔斧，但是条理清楚，值得一读。

目 录

- 卷首语····· (1)
- 五百年夙敌结亲记·····金 波 (1)
- 冤狱已平案未清·····唐宗龙 (49)
- 婺女深仇·····吴 越 (90)
- 血染景阳宫·····郎忆倩 (165)
- 辛弃疾风雪追路·····胡国钧 (186)



题 记

明清两代，浙江省建德县，有个特殊的“部族”叫“九姓渔民”。他们被排除在“士、农、工、商”之外，与浙江的畲（音shē）民、惰民（亦称丐户）一体为“平民所不齿的”贱民。形同陕西山西的乐户、广东的蛋户。

九姓渔民为陈、钱、林、袁、孙、叶、许、李、何，是元末明初的起义英雄陈友谅与其九族的后裔。陈友谅本湖北沔阳湖渔民。起义后因与朱元璋争帝位，鄱（音pó）阳湖兵败，在泾江中箭身亡。明太祖朱元璋俘虏了他的次子陈理及其九族计一千余口，从沔阳湖迁到浙江建德县，贬为渔民，永世舟居，不得上岸有土。长期以来，九姓渔民形成了一种“水上部落”。

建德原县城为严州八县府治，扼富春江、兰江、徽江之险，号为“八省通衢”。九姓渔民中有“头亭”、“茭白”两种船，舟中妇女，名为“船眷”，实为官妓，“皆习丝弦大小曲，以侑觞荐寝船”。福建的茶纸，江

西的瓷器，广东的洋货，宁波的海货来往，富商巨贾，非“头亭”、“茭白”不坐。到清朝道光年间统计，这种船尚有一千三百余只。

废除贱民之举，为许多正义人士所关注。清雍正年间，御史年羹尔泰先后条奏清廷，恩准山西陕西的乐户、浙江的丐户除籍改业。乾隆年间，清廷又恩准乐户、丐户可报捐应试。同治五年，严州知府戴槃上书皇上，请渔课，准改贱从良，得到了批准。为此，戴槃写了一篇《裁严郡九姓渔课并令改贱从良碑记》，并勒石为碑，镶嵌在府衙前的照壁上。同时还给每一渔户发放改贱从良的“执照”，作为法律依据。民国元年三月，孙中山颁发《开放“蛋户”、“惰民”、“九姓渔民”令》，规定有选举、参政、言论、出版、集会、信教等自由权利。但贱民真正得到平等权利，还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。

清同治年间的严州知府戴槃，在那个时代，作为一个小小的地方官吏，能同情人民疾苦，敢于为民请命，整顿吏治，肃整民风的精神是难能可贵的。就我们今天来说，也有值得学习和借鉴之处。戴槃的事迹之所以能经几百年后仍流传下来，也正说明了这一点。

九姓渔民自明初以来，就有许多被歧视的规定，他们处于社会的最底层，生活悲惨。他们经历了近五百多年的屈辱历史，形成了自己的风俗习惯，蒙上了许许多多神秘的色彩，产生了不少传说和故事。清末名著《官场现形记》中有描写他们的篇幅。文人、学士们也常把他们当作创作的素材，但没有一篇系统描写他们生活的书。为此，笔者曾在浙江图书馆和县图书馆，查阅了有关这

方面的资料，访问了当地许多老渔民，敷衍成篇，奉献给喜爱民俗的读者。

第一回 徽州城夜投“茭白船” 新安江强咽“腥苦饭”

清朝同治五年，有一丹徒人姓戴名槃，字润邻，携带十六岁女儿巧云逶迤向徽州城而来。徽州是皖南重镇，文化古地。徽墨徽砚，四海闻名。城内，青石街面，牌楼石坊林立。各种式样字号的商店列于两旁，人群来来往往，好不热闹。

时近傍晚，戴槃父女俩来到徽州城门口，巧云被这里繁华的街景吸引住了。她凝望街头，呆呆地站立着。戴槃笑笑，拉着女儿的手，说：“雇船要紧，到了严州府，尽你看的了。”

徽州古渡口，停泊着众多的船只，却大多为“水上飘”——一种似竹叶样的捕鱼船，不搭商客。又有几只“芦乌”，装载着瓷器，船身窄小，竹壳为棚，是为货船。戴槃上前询问，船家皆摇手相拒。正愁虑间，不远处忽传来丝弦之声。戴槃想，这森森大江之中，何处的王孙公子在此欢乐逍遥呢？

晚霞灿烂，碧透澄江中，暖暖雾霭齐齐腾起。渡口、船只、城墙、行人，时隐时现，给人一种虚幻仙境的感觉，戴槃被晚景迷住，一时间竟忘了找船。

闲梦远，南国正清秋。千里江山寒色碧，芦花深处泊孤舟，笛在月明楼。

丝弦响处，有人低声曼唱。虽说不上歌喉美妙，绕梁三匝，却也称得起清婉动人。戴槃识得这是南唐亡国之君李后主的《望江南》词。他整整肩上的包袱，拉了巧云，往歌声处走去。

在古渡口的下游，这里离开热闹的城市已经很久了。河湾深处，泊着一只较大的船。歌声丝弦，正是从这只船里飞出来

的。借着霞光，戴槃看清了船的模样：竹壳搭着高棚，棚下两旁，各开有两个窗口。船舱两头，各有舱门，门上贴有年画：周宣灵王像，饰以窗格花纹。船头下，有个大大的“仁”字。船舷漆成白色。船离岸几丈远，看不见舱里的情景。忽然，歌停弦止，舱中走出一位身穿蓝色粗布做成的大襟短衣、长裤，头戴笋壳笠帽，腰系紧身带的青年大汉来，站在船头，作一揖，问：“客官，搭船吗？”

“船老大，不知船往何处？”

“严州府。”

“唔。”

“客官，我们的船专门载客。适才是个江西王客商，要听歌儿。贱嫂懂些词曲，弹得琵琶，唱得几句歌儿，污了客官耳目，幸勿见怪。”青年大汉语齿清晰，边说边将船拢近岸旁，将竹篙沿着船头的小圆洞骨碌碌插向江底，船随即稳稳地泊住了。接着伸出如铁椽般的手，从船篷上抽出块小巧跳板，一头搭在岸上，说：“客官，请上来吧。”

青年大汉的热情，使戴槃坚定了决心。巧云却拉拉爹爹的衣服，示意不要上船。戴槃呵呵一笑，说：“上吧，天黑了，明天正好赶路呐。”

戴槃父女进得舱来，抬眼望去，一盏“仁”字号灯笼下，那王客商正在饮酒。面前，摆着几碟小菜。一个约三十来岁的妇女，广袖长裙，内着粉红绸衣。肥大的裙裾下，盖着双赤着的白嫩嫩的小脚，显得有些不伦不类。她手捧琵琶，见戴槃父女俩进来，抬眼微微点一点头，颊生笑意。虽比不上千娇百媚的杨贵妃，却也另有一番绰约的风姿。青年大汉走进舱来，倒了两杯茶，递给戴槃父女。戴槃接过，顺便问了一声：“船家，船上可有饭吃？”

青年大汉支支吾吾了一阵，说：“有，可是……。”

“怕我不给你钱吗？”

青年大汉低着头不声响。

“同年嫂，你去烧给这位客人吃吧。”王客商停下手中竹筷，向那唱曲的妇女挥了挥手，让她放下琵琶，钻到后舱去了。王客商打量戴槃，见他穿一件湖蓝绸长衫，罩一件黑缎马褂，戴一顶丝绒瓜皮帽，四十岁上下年纪，眉清目秀，透出一股英俊之气。再看巧云，一身淡妆，不施粉黛。红艳艳的脸，月弯弯的眉，白嫩嫩的手，细长长的腰，宛如一朵水灵灵的荷花，光彩照人。王客商料想此辈决非庸人，忙欠身招呼：“客人远道而来，想必腹中饥饿了。来，来，来，残羹剩菜，如不见弃，先喝一杯水酒！”

戴槃忙一拱手说：“蒙兄台错爱，鄙人十分感激。不过船上大嫂已经去准备，不必打扰了。”

“四海之内皆兄弟也，何必客气？”王客商站起身来一再相邀，戴槃盛情难却，推辞不过，来到席前坐下。青年大汉添了个酒杯。戴槃问：“敢问兄台尊姓大名，仙乡何处？”

“在下姓王名贵，江西景德镇人氏。今去严州府，做些小本生意，未知客官贵姓，何方人氏，去严州府做甚？”

“免贵，鄙人姓戴名槃，字涧邻，江苏丹徒人氏。这是小女巧云。今赴严州府投亲，幸会兄台，请多照应。”

“哪里哪里，一路之上，还望兄台照应呐。来来，干一杯。”

戴槃勉强吃了几杯。王贵端杯，连连催促：“喝，喝。”戴槃起身，拱手说：“小弟不胜酒力，够了，够了。”王贵回头高叫：“同年嫂，饭好了吗？”

“就端来。”船嫂应了一声，良久，才端出满满的两碗饭来。戴槃一瞧，那米粒中夹着青紫紫的菜叶，闻着，有股腥味儿。

巧云猴急，不管三七二十一，早抢一碗在手，说：“饿煞人了。”刚扒了两口，就呸地吐出：“这饭又苦又涩又腥，哪能下咽？”戴槃也扒了两口，不禁发怒说：“这是什么饭？真怕我们不给钱吗？”

“客官休怪，船上实在拿不出好饭来。就这几粒米饭，还是我兄长让出来的哩！”青年大汉很有礼貌地说。

“你兄长在哪里？”

“客官有所不知，听我慢慢说。”船嫂接过了话头。“这位是我丈夫的结义兄弟，姓陈名蛇儿。我夫姓钱，名狗儿。前些天下水拉纤，受了风寒，躺在床上，不能动弹。这位兄弟赶来帮忙，赚几个铜板，以求哄骗肚皮。客官不信，请看。”同年嫂撩起挂在后舱门上的印花蓝粗布门帘，揭开锅盖。隔着灯火，戴槃瞧见那锅中，果然是青紫色的野菜，全然没有一粒米。再瞧后舱门旁，睡着个脸色蜡黄的中年汉子。船嫂用锅铲搅了搅，说：“我们船上人近来全靠这种山上的苦叶菜、江中的蕴草过日子哩。”

王贵不知什么时候走进后舱，拍了下戴槃的肩，说：“兄长，船上人的生活就是苦，我那里还有点儿酒、一只熟鸡，同吃了吧。”

“谢谢兄台美意，这两碗饭既然端来了，就得把它吃下去。”戴槃向王贵笑笑，表示谢绝，又向船嫂和叫陈蛇儿的青年大汉赔礼说：“适才小可实在不知，多有冒犯，望两位见谅。”

“不要紧，不要紧。”陈蛇儿谦和地笑着说。

戴槃将两碗饭倒入锅中，搅了搅，又盛起了两碗，父女俩慢慢地将“饭”咽下。巧云放下碗，抹抹嘴，说：“爹，你何不给这位船老大①看一看，治一治？”

① 船老大——当地对船上水手的称呼，不含贬义。



“啊，哈哈，亏得你提醒。”戴槃放下碗，钻进后舱去给昏沉沉的叫钱狗儿的中年汉子诊脉，过了一会，点点头说：“还好，只是风寒，未入骨髓，吃我几粒药，不几日便能好的。”戴槃说着从巧云递来的包袱中摸出几粒紫色药丸，交给船嫂。船嫂接过，深深地道了个万福。

入夜，江上静悄悄的。旅途劳顿，巧云催着要睡。船嫂夹了床新洗的被子来和巧

云做伴，王贵笑嘻嘻地来拉船嫂，被巧云狠狠地瞪了他一眼，说：

“你们男人，统统到前舱去。”

第二天，天晴气朗，顺水顺风。蛇儿起锚升帆，拔篙开船。新安江中，水急浪涌，船行如箭。两岸青山扑面而来，转霎又甩之船后。半日之间，就到了淳安县城。船停渡头，起火做饭。蛇儿拿了个竹篮，上城买米买菜去了。戴槃站立船头，眺望江上景致。这里比徽州古渡口又有不同，水面广阔，船只相互拥挤。大船较多，“水上飘”只在远处。从渡口到城门，有一长溜石阶。来来往往的人，肩挑背扛，“吮哟”之声，不绝于耳。城南山麓，有一

座飞檐翘角的宫殿式建筑。戴槃问船嫂，答曰“海公祠”。是了，海瑞曾在淳安做过县令，留有许多政绩。“哎，海青天……。”戴槃凝望“海公祠”，不觉思绪翩翩，沉浸其中。忽一声“畜生”叫骂，惊断思绪，戴槃转过身来，见船埠头上一个油头光棍模样的青年，跳上后舱船头，一边说着污秽的话，一边动手动脚地来调戏船嫂。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二回 济贫困慷慨解囊 感恩德含羞戏客

“小子，不得无礼！”斜依舱板的钱狗儿怒睁着眼喝道。

“什么无礼有礼，别人困得，我动不得？”油头光棍嘻笑着来摸船嫂的胸。这下惹恼了身边的巧云。她手持铁火钳，“啪”一下击中了油头光棍的手，油头光棍“啊哟啊哟”地叫着，跳上岸逃走了。

“多谢小客官了。”钱狗儿依着舱板，站了起来，对巧云说。他昨晚吃了戴槃的药丸，出了身冷汗，病好多了。戴槃走上前去，说：“你身子骨虚弱，还得好好将息几天。”

“多谢客官救命之恩。”钱狗儿说着要跪下拜谢，戴槃忙扶住，说：“嗯，算不了什么，何必行此大礼！”

王贵走近后舱，接过话头说：“狗儿，今天是你运气好，碰上了这位贵客，不花你一分钱。你得好好地谢谢人家呀。”

“不用谢，不用谢。出门之人，四海飘零，难得几度相逢。我不过略施家传小技，又没有花费什么。何况救死扶伤，是做人的本份。”

“客官真有妙手回春之功。适才令媛亦有仗义扶弱之举。客官的为人，兄弟十分佩服。”王贵连连赞叹不绝。

狗儿弯腰从枕底抽出一把短剑，塞到船嫂的手中，说：“你

去把它当了，叫蛇儿兄弟买点酒肉回来。”船嫂接剑，迟疑片刻，正要走间，戴槃拦住说：“这剑给我看看。”船嫂将剑递上，戴槃抽出，只见剑刃寒光闪闪。戴槃连连喝彩：“好剑，好剑。”

“这是我家祖传，客官喜欢，就送与客官了。”

“不，这是你家传之宝。你不能当，我也不能要。”戴槃说着，叫巧云拿过包袱，从中摸出一锭银子，说：“你们船上人也够苦的了。这五两银子，拿去买点儿柴米油盐，买点儿好东西补养一下身子。就算作为船钱吧。”

钱狗儿夫妇哪儿肯受？狗儿再三推辞说：“客官救我一命，又不曾吃我一餐好饭，反要你这许多银子，这如何使得？”船嫂也闪着泪花说：“客官如此恩德，已自感激不尽，怎好再让你破费银两？万万使不得。”

王贵走上来说：“既然这位客官仁义大德，肯施舍于你等，就收下吧。权且当作酒资。我也添上一两，让我们兄弟俩好好地喝一顿。”

狗儿夫妇推辞不了，又见王贵说话，也就不再推辞了。这时，陈蛇儿买了半篮子菜、一小袋米回来，见狗儿病好些了，非常高兴。狗儿将刚才之事诉说了一遍，蛇儿说：“这种侠义忠胆之人，着实难得，应该好好地招待他。”于是三人钻进后舱，炒菜煮饭。案板刀勺响过一阵，菜香饭熟。王贵从包袱中拿出熟鸡，说：“开船，让我们边吃边看新安江两岸景色。摆上来吧。”

蛇儿拔起竹篙，只轻轻一点，船就离开码头，进入江心，如飞而下了。戴槃推却不过，和王贵在舱中对饮，船嫂斟酒。王贵命船嫂依着《长相思》曲儿，弹一曲琵琶，以助酒兴。

船嫂低首应命，放下酒壶，从舱架上取下琵琶，褪去丝套，回坐席前，伸出尖尖十指，轻拢慢抹，丝弦上跳出铮铮之声。

戴槃见这时的船嫂，宛如白居易当年在浔阳江头相遇的琵琶女，感慨万千。江岸开阔处，碧流滔滔，湍急回旋，阳光下泛出璀璨刺目的金光，经两岸如削如簪的碧峰回返，形成一种奇异的彩色光晕。船嫂罩在彩色的晕光中，仪容端庄，身段轻柔，明眸传情的眼中，浸润着丝丝的郁怨。戴槃早忘了初见时的那种不如意的感觉，生出了无限同情之意，竟然面对船嫂，即兴编唱了一段《长相思》：

水一程，山一境。荡荡船儿摇摇行，轻掣双黛紧。

阳光煦，浮跃金。船外鸟鸣三二声，天涯客飘零。

这词勾起了船嫂的感情共鸣。在戴槃唱第二遍时，她就能跟着弹唱了。戴槃深感船嫂的聪慧，叹息说：“你既然有一副好歌喉，弹得一手好琵琶，又能过耳不忘，为何不上岸找碗正当的饭吃，反在船中受风浪颠簸之苦？”

船嫂低头，默不作声。王贵接过话头，说：“兄台有所不知，这钱塘、富春、兰江、新安江中，有‘头亭’、‘菱白’两种船，船中妇女，随船飘荡，学习丝弦，侑觞娱客。她是我近年来结识的‘菱白’、‘头亭’中最好的能歌善舞的同年嫂。哎，再来段《霓裳曲》吧。”

船嫂唯唯应命，放下琵琶，娉娉起舞。那玉藕似的双臂上下轻柔挥舞，白嫩的双脚来回跳跃，乐得王贵咧开嘴唇哈哈大笑。戴槃却笑不出，心头升起一种惘然之感。

船出铜关，过了紫金滩，水势平稳了许多。王贵喝醉了酒，倒在舱中，呼呼睡去。船嫂也不睬他，又从舱架上取下琵琶，对着戴槃弹唱起来：

可怜江北女，惯唱江南曲。摇荡木兰舟，双凫不成浴。

这是明诗人施肩吾诗。诗中含有爱怜之情，挑逗之意。戴槃明白船嫂的用意，引半首康熙帝南巡新安江时的诗，婉转表白心

迹：

绿江深见底，高浪直翻空。惯是江边住，舟轻不畏风。

船嫂未解其意。她只思量如何报答这位相貌堂堂、治病救夫、慷慨解囊的船客的恩德。怎样报答呢？她想不出什么好办法。渔税、丁口银子就要到了缴齐的限日。自己从小流落风尘，卖笑青楼，看透了世道之险、人情之恶。唯有这位客官与以前所见者不同。我身虽遭蹂躏，心却是干干净净的，要报也只有这身这心了。想到这里，她两腮飞上红云，款款移步，随即又收住，惟恐这位客官不是轻薄之人，反会玷污他人名声。于是羞偎戴槃身边，试着弹唱道：

愿嫁呼韩自请行，琵琶出塞远和亲。羞从胡俗情意真，
白草黄沙豕独青。

这“昭君出塞”一曲，戴槃岂有不知船嫂的意思？只是“在他船上客，便是同船人”，不好撕破面皮。戴槃也不和他，只顾饮酒。谁知，此时王贵醒来，张开朦胧的双眼，悄悄地来到戴槃身傍，伸出一只手来拉船嫂的手，船嫂惶恐情急之间以为戴槃心动，想拦已经来不及了，只得娇滴滴地说：“客官之恩德，贱婢无以报答。请准贱婢晚来为君抚体叠被吧。”

光天化日之下，戴槃哪能容得这种不顾礼义廉耻的举动？顿时勃然大怒，“啪”地猛击一下桌子，大喝一声：“喂，快将船拢岸，我要步行！”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三回 诉原由泪落涟涟 添惻隐思潮滚滚

戴槃这一声喊，正在掌舵的蛇儿知道事情有些不妙，就将船抛锚江中。狗儿听到喊声，忙起床来到前舱，见妻子跌坐舱板，嚶嚶抽泣，戴槃已招呼女儿巧云，背起了行囊；王贵尴尬窘迫地

坐在一旁。狗儿吆喝一声：“贱人，还不快给恩公跪下。”说着，“啪”地一掌，打在船嫂的脸上。船嫂的脸上立时泛起了五根红红的指印。她不由自主地捂着脸，哭得更响、更伤心了。狗儿又举起了拳头，戴槃怒喝：“住手！不许打人！我且问你，讲得有理，也就算了；若是你蓄娼，毒化风气，我就告到官府，治你个逼人为娼，有伤风化之罪！”

陈蛇儿默默无言，自到后舱去了。

狗儿听说要送官究治，不觉伤心落泪，呜呜大哭起来。

夫妻俩一哭，戴槃的心又软了。他暗自思忖：“他夫妻俩这样伤心，并非假意，内中定有隐情。”就又说：“你们俩人好好把事情说个原委，从实道来，有甚冤屈，我尽力替你等周全、调停，不然，定然重治不饶！”

“小人确实冤屈啊，客官有所不知，容小人细细回禀。”狗儿抹抹眼泪，说起了五百年前的一段冤情：

“小人本是元末南方红巾军首领、汉大义皇帝陈友谅的九族后代。陈友谅本姓谢，河北沔阳人，入赘于陈氏，成为沔阳湖渔民。只因与明太祖争帝位失败，本要灭九族，幸诚意伯刘伯温劝谏，言次子陈理在武昌城自愿出降。明太祖带了陈理，还归应天，封归德侯，改灭九族为贬九族，共陈、钱、林、袁、孙、叶、许、李、何九姓一千余口。为除隐患，明太祖令九姓离故乡，迁徙严州建德，永世为三江渔民，将大小船只一千零三十一号，编为伏、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、捕七字号。男丁，每个月征银五分；女口，每个月征银四分一厘。凡生男丁，一律以十二生肖或沿三江地名、水中牲畜为名。生女，对外人以‘同年妹’相称。妻子叫‘同年嫂’。只有在九姓中，才可以叫各自的姓名。同时规定：九姓之人，不准与岸上人通婚，不准穿鞋，不准戴帽，不准穿长衫。九姓渔民中，挑有姿色的妇女，设为官妓，教习丝弦大小曲。